

恋上台北

张秀玲

在潜意识里，一直固执地觉得台湾是个非同一般的地方，因多年前听到《冬季到台北来看雨》歌曲，更多年前掠过的三毛琼瑶余光中文字，更怱怱了这种感觉。台北是个有故事的城市，也是会生活的城市。这次去台湾环岛自助游，特地留5天待在台北。

这是一座清秀的城市。说它清秀，缘于茂密的绿化。一条并不宽广的大道，尽管车水马龙，但绿化并没因此被蚕食。加之海洋气候，空气并不浑浊，看城市，永远没有灰蒙蒙的视野错觉。热腾腾的天气，走在路上，呼吸很顺畅，没有灰尘裹挟的窒息。高温天气，除了大商场有空调，路边小商店，大部分不开空调，仅靠电风扇流通空气。

爱上一座城市，卫生是毫无争议的理由。在台北，不管大路还是小街，不管是大商店还是小店铺，门里门外，整洁如一。在路上，短时间内你几乎很难找到垃圾桶，而找到的垃圾桶，外表干净如洗，里面进行分类。

文明似乎跟秩序联袂。多次乘坐地铁，市民自觉站在电梯右侧，左侧犹如车道的超车道，空着的，让给急需赶路的人。多天下来，耳濡目染，我们慢慢养成自觉站右侧习惯。在台北，秩序渗透到任何细微

处。在诚品书店，为了找一本书，但庞大书店，我无从下手，于是询问柜台。那时，正好有人在填写什么表格，我以为这是个空隙，赶紧插话。没想到服务员微笑着叫我等会儿，然后用手示意坐着填写表格的那位顾客，不言而喻，一个一个来。按照我们思维，反正顾客在填写，讲究效率，那就先回答我的问题。

自助游期间，我们向当地人问路或者打听情况的情形比较多。不管什么情形，不管男女，他们始终软谈丽语，不厌其烦。有一天大早，我散步经过台北小学，看到街头站着身穿志愿者服装的人在维护交通。趁着空隙打听，没想到这位志愿者是已经毕业了的学生家长，她们自发站在学校附近十字街头维护交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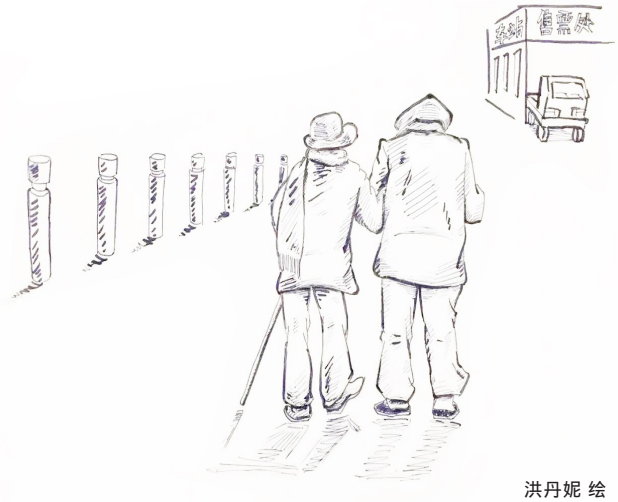
往常，我们有个习惯性思维，景区服务点会宰客，得提防点。到了台北，这样的思维，简直是庸人自扰。在景区喝鲜榨果汁，价格如常。野柳地质公园出来，在一海鲜店用餐，老板娘向我们热情推荐石斑鱼等当地海鲜特产，我们吃得惶惶，品尝后，那分量，那鲜美，那价格，见不得故意抬高或欺诈。一路游玩下来，国内习惯的那种提防心理，在10多天的消费中逐渐消解，犹如市民消融在当地生活中，轻松自

如。

在台北主要感受人文景观，除了一些纪念馆，这5天，诚品书店我们去了3家。诚品书店在台湾49家，其中台北就有19家。我们分别去了一家24小时营业的敦南分点、101大楼分店和台湾大学分店。每个店各有特色，规模不小。令人纳闷的是，在“低头族”盛行电子阅读的今天，在实体店书店日益衰微的今天，为什么诚品书店经久不衰，甚至24小时营业呢？曾经问过当地一个市民，他回答道，能够24小时营业，是市场需要。是的，市场需要，这里市民白天工作，但下班后他们的灵魂还在阅读路上。那次到敦南分店已是晚上22时多了，但书店顾客满屋，很多人站着看书，十分安静。一个城市的鲜活文明，书店的繁荣或许就是一面镜子。

回来后，很多人问我游玩感受，我不置一词，只是说，还要故地重游，到时就在台北住上一段时间，过着日常生活，咂摸原汁原味风味，绝不马不停蹄游玩。

微笑迎接她们惊讶的眼睛，脑海开始幻化。一衣带水的台湾，飞机才一小时，似乎就在我们隔壁，重游，感觉就是到隔壁串门，和一位亲切高雅的知性大姐聊天，不好吗？



洪丹妮 绘

捉田蟾儿

余盛强



那是1994年8月的某一天。

窗外，透来阵阵凉风，刚做完功课的我正伏在书桌上，遐想连连……

“强，咱们到涂里捉‘田蟾儿’去！”楼下阿浦的叫唤声，让我毫不犹豫地扔下手中的笔，奔下楼来。阿浦邀我去钓田沟里的“田蟾儿”（咱瑞安人对稻田水沟里螃蟹的俗称）。

阿浦弟可以说是个地道的农家少年，自小便在菜地、田里摸滚爬大的。虽然我长他一岁，倘若论资排辈，他居然大我三辈，我得称他为“老太”；论起农活资历，他也比我丰富多了，钓田蟾儿、黄鳝、泥鳅，摸田螺……什么玩意没弄过呢？那天同行的还有阿钰哥，我们仨是要好的街坊邻居。

扛上编织袋和竹竿，仨人出门了。挂着两头袋子的竹竿在肩头晃来晃去，一路上玩耍嬉闹……到了稻田边的水沟，阿浦将一小块腥臭的肥肉用绳子绑在竹竿顶端，然后将肥肉投向水沟，竹竿插在田埂上，肥肉渐渐地沉入沟底。我们屏住呼吸。约摸过了一两分钟，绳子不停颤动，猛一提木棒——只见两只田蟾儿正死死钳住肥肉不愿松开呢。

“哈，是不是超简单啊？”阿浦利索地将它们掰下，塞进编织袋里，朝我咧嘴笑。

捞了几回，田蟾儿钓到不少，但没多久，带过来的腥臭猪肉都用光了，咋办？

“不难办！不难办！”阿浦下水捞来几个河蚌，捣碎后将蚌肉取出来，用绳子绑在木棒上。果然，蚌肉也是很好的诱饵！腥味立刻吸引了蟹儿，但我的手被蟹儿挣扎时钳了一下，血都出来了，痛得松开了

手，那狡猾的蟹儿伺机溜到水沟。

午后，日头逐渐毒了起来，编织袋也沉了不少，粗略数了下约有百来只。阿浦说，够了，别再抓了，咱换个玩法吧，去滩涂上拣些钉螺咋样，我们俩都说好。往滩涂方向走，约摸走了个把小时，远处的白杨树逐渐清晰起来。

坝上的树高耸入天。坝东侧便是一望无垠的滩涂。

下了坝，踩上这松松软软的泥土，脚印一深一浅地，滩涂上有许许多多椭圆的小洞，虾兵蟹将们正在洞外凉快，但待我们一靠近，全都没了踪影。倒是钉螺满滩涂都是，随手可拣。

越走越远，远处的堤坝渐渐远去，脚印也越踩越深了，拣了许多钉螺，背上的麻袋又沉了许多。

“谁家的孩子哦，别走得太远了，小心涨潮哦。”有人向我们吆喝。果然，我感觉脚下粘糊糊的，泥土湿润了起来，我们几个慌地撒腿往回跑。短裤也因浸了咸水而撕破了。“潮水不会来得那么快的。”慢慢地，我们上了堤坝。

晚霞吻着山峦，彤红的夕阳告诉我们该回去了。我们仨每人肩上扛着一只麻袋，赶着天色未暗回家去。半路上，几个背着鱼篓的贩子问我们肩上扛的是什么，我们说是田蟾儿和钉螺。贩子询问，“卖给我们好吧？”我们想想，自己吃不了那么多。所以两只麻袋田蟾儿和钉螺以“批发价”成交，换来50元钱，只留一小袋背回家。三人平分后，我揣着十几元钱回家。这毕竟是我的第一次劳动所得，第一份血汗钱哪，至今难忘。

溪水回环美陈忞

葛亦虹

用小手指在地图上瑞安地域最东端点一点，那里有一个村庄，名曰：陈忞。

陈忞背山面坦，山间九条涧水汨汨流出，溪水绕着村子回环，一条石头大路，里通大罗山脉，外接通衢大道，那陈、董、叶、戴几姓人家便迢迢散开，依溪水傍山筑屋居住，见的平旷阳气。

陈忞人家的宅基真好！

仿佛是都市散落在乡村，但陈忞不像农村，城里的闾里风日这里有，城里整齐可人之气这里亦有。几十幢欧式建筑齐整又迤逦，门前的流水似绸缎铺就。

门口小桥旁几个妇人正在细语，说的是瑞安城里的姑娘欲嫁到村里来的事，平常人家的普通屋顶喜鹊鸣叫，看着实实在在的殷平。陈忞确确实实是农村。

一株偌大的百年榕树郁郁葱葱，鲜丽似春风牡丹；榕树旁的陈忞溪水日夜川流不息，活泼如夏夜的星辰。

夏日的傍晚，有许多人在桥旁乘凉、说笑。有的用芭蕉

扇聊天，有的身子一躺，睡在了桥墩上。只见大好的月色！渐渐起露水，人声寂下去，只听见桥下潺潺水响。

这时从飞檐中传出叮叮咚琴声，和殷殷溪水相伴，直把这溪山月色与屋瓦变成了琴声，而琴声即是溪山月色屋瓦，即使天下英雄在此亦肃静下来，如同“银汉无声”，如同“玉盘滴露”，如同金沙金粉般沉静，陈忞确确实实是农村。

整个田畈都齐齐整整，日月映照溪水，又照到溪水对岸的村工厂那乌瓦白墙上，益发显明。陈忞的人就是这样的勤恳，他们把工厂办得火红，把田地拾掇得利落。

有时晌午了，一个老汉扛着一把锄头，锄头上挂着一只竹篮，篮里有刚摘下的丝瓜和银豆，丝瓜的藤叶还在篮沿垂挂，藤叶上还冒着青气。他打桥上走过，脸上态度安详，非常的大气，桥下流水越发绿得发亮。

陈忞好气象！

今夜的月色很好，突然想起陈忞那乌泱泱的溪水。